

熙朝名臣實錄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三

秣陵 焦 竑 輯

學士劉忠愍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爲主事儀制  
薦侍經筵修 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  
震奉天殿應 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振  
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  
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  
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爲畫此疏矯旨逮公當朝粹公  
去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暗獄中

卷二十三  
斧礮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玉映，人共寶之。如月噴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子鉞，鉞舉進士，鉞官廣東叅政，鉞雲南按察使。

尚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崧，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咤舌曰：「作死。」公聞發憤。

卽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煨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公十四

事跡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繫

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公不往。短公。上前改

南禮部。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道行，尋改南京吏部。

茂陵卽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

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

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飢，條救

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

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怒，並誣章劾公。

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卽訊留都。公誣得白。五年

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泰陵卽位。

特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君子曰 裕陵  
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一  
英宗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  
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自總裁劉定之應曰奏  
疏留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  
此奚書蓋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  
京

寺丞鍾恭愍公

事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爲監  
察御史公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

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  
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  
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  
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園土莫敢收  
葬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  
丞官其子啟知縣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  
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啟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  
公歿久矣血漬臀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援  
綸例請諡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  
外禮官切執不與諡衆共嗤笑禮官耻之公得諡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

事

獻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飢得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章劾西楊不職八年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唯上皇被留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鑿與未復虜讐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敷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



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覲。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

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  
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  
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  
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  
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章鍾二跪  
人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  
幸不死謫定羌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  
喪上憐公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  
請老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公任

性易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蒂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爲懼狎及至卒時無以爲殯歛衆率錢相裒助人始信公廉靖其閭達天性然耳

按察使楊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坊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旣還京彗字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上前暨彈

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請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茂陵卽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郭衢所裹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

寮案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

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

工執卷事以球

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  
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  
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  
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  
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  
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  
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  
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

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尸葬之。

少卿黃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主事、刑部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康陵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

司上疏諫公曰。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  
敢斥言彬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其

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

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

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

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

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

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

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成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恠。



事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

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卽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戚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

伏望 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  
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  
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  
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簞  
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  
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爲也  
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  
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  
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  
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

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

選親賢一人養于官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  
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  
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  
公䟽卽碎已䟽草曰願同署名進䟽入二公自分必死彬  
見䟽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  
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咸痛公必死乃死得  
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䟽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  
客至留飭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  
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  
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

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陞車駕員外郎，杖下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廕國子生，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枝、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昭磨劉珪、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槃、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

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作瑜上疏曰  
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倖飲宴  
園亭讀之、庸、悅、死、凡朝廷大闕事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  
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  
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人諫  
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  
聖皇御極褒恤忠諍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  
下吏部為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  
囊土數升持諫跪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  
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灑

士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李贄曰、當瑾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銓柄在已、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臺皆爲不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迨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忤瑜之疏、既下復寢、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已當愧死矣。

尚寶司卿何公

事 康陵

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



司卿、廕子世守、入太學、旣祀公鄉賢、應天府又請於禮部、  
爲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蕪直方、武皇帝朝、瑾、彬  
相繼用事、彬導上遊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  
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  
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  
則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  
首以疏入、諸曹稍踵之、武皇帝怒、鞏等彬復揚言、  
且夕且死、冀以脇衆、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致亂、且曰、  
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  
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爲彬所脇、又鞏罪叵測、

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廵幸勿爲左右姦邪  
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  
同死彬旣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更四出機弄下公等  
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武皇帝益  
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遵等獄上被肯荷校暴午門  
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賄爲輕重至  
是密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爲甚公體故羸又憤  
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  
人當草蔬時訶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  
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

令勿廢學足矣。草草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  
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公  
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爲弟子員。適武城王公  
純甫爲教授。以道義劇切諸生。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  
之。歸告母曰。兒設爲滂。大人能慨然爲滂母乎。母笑而許  
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  
公。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  
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  
以自潤。商人苦權。過於虓虎。公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  
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

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筭三之一。風水敗貨者勿筭。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筭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謙之。藏於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謁至者。盡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爲椎令。比去。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賻。而後以櫬歸葬。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慕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

尚書孫忠烈公

事

恭陵

康陵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訶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輦金璧通奸，優臧賢，徧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右上前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給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橫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呂洵洵謂庶人且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爲湔雪，不

死至是雖涕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  
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  
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  
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  
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  
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與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窳  
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  
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  
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爲窳藪伏途諸奸  
所得卽達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公

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兵十三閔念四出沒鄱陽湖行劫公與按察副使許逵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踪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卽

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大罵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

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爲牙爪。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窰賊。窰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梃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尚書許忠節公

事 康陵

許公名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  
燕頤沈靜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  
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人持  
大槌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  
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  
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  
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  
公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  
公議宸濠反公平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

濠並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推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卽爲位。易服。哭。人恠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修撰舒公

事

康陵

永陵

舒芬字國裳。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

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洫至獻馴鷹賦大奇之  
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  
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  
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新  
著有太極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  
詩稗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  
焉丁丑考官陸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及對  
大廷萬言立就是科制題獨詳上自義農以及近代并  
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  
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御批第

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 殺皇帝不時巡幸公  
憂之戊寅春二月 孝貞皇后崩踰月卽欲往視 山陵  
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 聖孝疏  
謂三年之內當深居 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  
箚箚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  
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旣而又上車服疏謂  
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  
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  
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 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  
父母老疾恐填溝壑辭極悽愴凡五上疏不允 己卯春

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蘓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爲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爲天下事不可爲矣。公乃慷慨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汀右親王，倡具漢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屨。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完以

智術倖高位、利乎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恣、或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禍、故造爲惡語、沮抑諫者、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刃爲芻狀、且曰、今撤頰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䟽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倬等、䟽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䟽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萬之䟽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

乃二十日、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入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于午門前禡衣杖三十、公以跪首杖特甚、神色不喪、惟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卧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羅一峯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謫同其地、比歸、閩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卽裹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

復黼遠近相傳爲野祭有一峯之後見先生語既至闕布  
德宜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  
西宸濠果反敗庚辰閏八月聞外艱慟絕兼程而歸歸則  
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辛巳夏世宗卽位肆赦諸竄  
謫者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先師行釋  
菜禮周歷官宇壇場堂閣覽山川勝槩徘徊數日與聖公  
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圖  
所貌夫子宫牆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  
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  
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勅命遂得馳恩



又進公階儒林郎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  
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命命婦朝賀跪謂皇太后奉  
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  
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于皇太后雖  
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懼心以事其親而不可  
使皇太后之淒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跪再上不  
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世宗  
欲尊二、水、五、陳、典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  
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  
乃率朝紳慟哭於廟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二

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扶  
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  
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偽一卷，既乃校定  
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  
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  
三禮書，未就而公辭世。公幼卽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  
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  
文如黃公佐者，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  
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  
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七歲能詩，十二工

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多所自得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急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光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常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載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舶了無愠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

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卽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既忠諫，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迪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勿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緇流羽客，悉毅然絕之。至于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爲文額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

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公始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生譙榭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歿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衆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爲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海內士以公與羅一峯並稱。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堅苦嘉靖初仕爲南史曹郎別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女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疾驚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旣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爲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上

三閱之曰繼盛言是。青其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  
八人者會議鸞龍方盛八太臣皆中懾附和許開市而繼  
盛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  
求民利病典革之疏桃水以灌場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  
官無冊籍輸賦獨聽書筭生操重輕乃集書筭生科綜之  
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贏糧數十石均諸民糧重地  
徃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易  
賊禍者拒不聽已建書院羣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  
生學於是士知嚮徃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巨以上矣此  
去民哭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戢盜賊屏息

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  
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疏。  
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  
嵩意疑公嘗受業闈學士階，而二王爲上所諱，言故也。  
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孰爲主使，所爲引二王  
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  
幼，又常不見，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  
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  
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  
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



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皆憚輔臣，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請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紳、董主事傳策、紳以邊甚具疏言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連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其得人則邊務畢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

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爲廢壞。如此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爲也。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富亦足用，何至若今日之大困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

帥既以賄賂爲事，必至尅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繹，悉邊鎮齋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才者，猶足以供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又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

燕父資一時無耻之徒如梟搜腐如蛆吮穢或在內也則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庶耻禮義盡爲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爲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壞如此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

亂正才足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惋激憤懷深長之憂者也 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爲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光祿少卿沈公

專 永陵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遊先生一再與語卽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

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捕擊豪強衛赤  
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  
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  
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  
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  
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  
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  
泣數行下於時虜闖入塞都門不啟天子坐西齋宮憂  
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媵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  
圍不者歲一髮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

朝請。天子下其書。太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傅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驛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嚙弗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陜。

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  
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  
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  
迫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  
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  
乎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  
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  
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傷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  
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誼諱亡人臣禮今復誣誣大



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  
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  
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  
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  
助薪粢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  
喜而塞外人慙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  
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  
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  
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  
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僂之以爲功、沈公庶得其首

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乃  
公事者丁巳虜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  
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庶得其  
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  
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  
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  
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  
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聞而取若父子世蕃  
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  
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

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  
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笑捕諸白蓮教  
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  
取中旨僂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  
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  
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  
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縱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  
久之相嵩敗世蕃斃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  
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

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  
上書極言總督顧巡按楷殺人姦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  
繼以封事請 詔可捕應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  
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  
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  
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  
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三  
子四長卽襄次棗次襄死公難最少子泰以穉免襄旣白  
報公讐推太學惣泰

論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徒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

神、鞞、鞞者、億、百、千、紀、嗚、呼、驚、乎、蕃、乎、願、乎、橫、乎、死、而、死、矣、  
余謂公死而生當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豈亦遺臭萬年、  
若嚴嵩諸人真所謂求死不得者曷嘗死也卓吾子私記

御史楊公

事 永陵

嘉靖楊御史爵富乎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  
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  
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  
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於細圖  
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  
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

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過災變而不憂  
非祥瑞而稱賀讒說面諛黨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  
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  
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  
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  
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云 所以爲不可救藥  
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用畿輔千里 冬無雪暖  
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此正 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惠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  
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

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朝廷之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遜於聖鑒哉。顧聖德優容。不忍卽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羣邪趨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

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聞朔方中凍餓死者八十一人，此附城一郭耳。其前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陛下之赤子，望豆豉延酒奠之生而不得。正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主未之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沒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同邦寧，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感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官室。



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闕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視。聖容敷奏，未嘗得一聆。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天顏，以慰快覩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

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怪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陛下以天縱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厦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

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諫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目。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簡令主也傳說以木從繩則止后從諫則

原缺

謂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  
為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甚  
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  
稱為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媿媿不舉其  
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  
巖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相外無他物且重巖複  
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  
新安下流諸官觴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  
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  
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為奉法字下意甚

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  
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  
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  
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  
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  
鄆○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  
無○叱○辱○爲○幸○維○楊○三○臺○使○醪○燕○之○費○至○千○餘○金○鄆○將○往○繼○  
齊○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鄆○甚○  
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  
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鄆○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

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憚。幾累我輩矣。公時已胥嘉興。別駕鄆。私人御史袁迎鄆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避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典土木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體。以仙桃藥丸爲恠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僂辱臣下。爲薄于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若爲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

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亡何  
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  
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  
史撫應天時公歲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  
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肅其門以居聞公至  
卽易赭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  
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蘆  
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  
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  
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



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陝武斷  
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  
者多竄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  
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  
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  
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敝邑撫三吳皆以清丈  
爲急而力行條鬪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  
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  
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  
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上聞公名

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  
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既  
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爲都

御史掌南院浹數三遷皆出

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

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日公爲迂濶詆之甚

真小人之見

力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

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

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  
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訃聞上震悼久之

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續藏書卷二十三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四

秣陵 焦竑 輯

丘公 事 孝陵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

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年，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皆類此。

知縣簡公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惠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鄉邑贊平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之賚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叅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卽死其有愧于石苞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上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鉄鎖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孰烏私情者

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聖德，微  
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陛下復加甄錄，寄以民社，此  
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  
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  
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  
謳歌德澤，為幸大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  
西山之川，其來幾何，苟違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  
上從其請時，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輒降之臣，  
始雖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祖

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爲巨賈，徵爲武職，固辭，久之，把筆學爲詩，有奇語，孫贊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云。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寇盜芻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二親匿閭原山中，各挾齋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

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賁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穿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覲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



出水幾。明興四海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仙華歸，卽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

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夔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煨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憇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不記憶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給曰得錢事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足復鬻畝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

置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給，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伯華不自享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不忘其所自，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餘慶可延也。

朱公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

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嗚呼、骨、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贓、論、死、其、子、圭、請、代、上、喜、欲、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爲、法、有、常、不、宜、撓、法、開、僥、倖、路、論

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跌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

殞城隅人取其塲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絃緹皆好學絃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

### 劉公

劉謹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

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資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程公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臺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孫公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世爲農。孝子長身美髯，朝耕暮  
讀，善談古今事，亶亶也。惟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時以  
爲省括，爲海寧州吏目，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  
生。旣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  
風遠聞，人爲泣下。目啜淖糜，二孟而止。晨起，搨雪，積面已  
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  
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廬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  
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  
居聖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錢公

錢璜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以來士大夫顛顛甚矣可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

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入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本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曰思樓。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似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

金事云

瞿公

瞿孝子嗣典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瀆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投以割股可療法神矢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手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芟食時孝子求諸市

不獲凡川有芟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芟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云其宅心仁厚單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璫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卧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往以錢二十緡投其窻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鶉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買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恠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

旁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籍。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感額曰：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及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孝子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毋以老身爲念，遂終。宋太史論曰：漁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漁因

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燕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  
夷有未易追躡者漁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乎是有  
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羅孝子傳使圓冠方屨者讀之必  
將惕然而自省矣

麴公

麴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  
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  
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畜妻子然心未  
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  
陳情臣夙遭虜抱霧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

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啟以聖意，蕃王允之。仍令人貢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洪公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卧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瑋念兒卽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叅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平兒孝至矣。」已而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至，見父形於黻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值暴雨或勸

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閭評祥行號曰  
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  
愛云

虞公

孝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姚浦鄉孝子匍  
匐時卽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  
讀詩至明發有懷蘓蘓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  
曰篤孝兒篤孝兒旣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  
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  
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績墓次彭

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者。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遘病。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惻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于余身。父之願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歛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輒去。坐卧苦塊。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浸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歛哀莫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

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就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余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尚書楊公、大舉張公、後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咸稱曰、虞孝子、孝子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鶴、鶴來巢寢室、馴甚、每聞哭聲、鳴鳴若助之者、

### 楊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故楊孝子名最著、孝子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毀特甚、母陸、

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  
資而甘飢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故指  
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閭母聞之大  
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  
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  
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  
之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  
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類夕  
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烏爲之翔獸爲  
之伏時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爲都

憲鎮淮聞孝子名遂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東海張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其孝也

王公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卑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

吾將逝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築室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曉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逐鹿轉而東行，將徧齊魯之交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剎，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沙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

覺一丈人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父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原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方爲衆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訊問知卽珣也不覺欷歔相抱持而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妾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爲輝山下鬼耳



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間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唐公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

石所能攻也。將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乃潛割右臂，肉鼎臠進之。父穽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亳，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蒙，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宋儀節衣食視

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縱橫其間，儼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賦詩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力辭曰：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姚太史涑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絕滅，躡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

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覩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濱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况其餘乎。

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履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為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有、耶、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偽為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徑、行、幸、亦、有、

山、就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卻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奠文，皆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臂，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殺江鮪，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葬，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卽掩戶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人

既莫知重其行及其既老而貧皆以邪人視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泯沒猶且不可况欲陰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居士名和字元中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兄亦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曙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劉氏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尹深深生桃源丞砥砥生修修

生理、豫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與

訓導劉公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跪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



青官講讀不報、御史宗彛、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賙其乏、所着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啟蒙、孝經刊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閔風。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瞻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諉諉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

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

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日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

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儀  
遵古禮三年蔬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  
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  
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  
至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  
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  
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克然如有得也日與西  
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壻柴惟道亦  
高士云趙先生鏗曰余髫髻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  
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

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酗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者欲歐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奚歐為？又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為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孝童

吳桂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部來，董犴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

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構王之闕。訶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涕泣。忽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所構。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卽潛入學舍。挾刃以歸。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

脇深入寸許，媼隨斃。鑑以刃匿牆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牆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會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廼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

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娼  
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疊華婦擅勢母  
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  
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  
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  
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  
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  
然